

# 安息行旅

趙崇明 著

## 安息行旅

趙崇明 著

基道

生活·品味·閒適

真正休閒的生活品味，其實是一個人整體生命由內到外的生活哲學、美學和信念的一種體現。

城市空間·時間

不要再讓生命只陷溺於無休止的生產和消費當中，讓我們回到上帝的作息時間裏，與祂同在。

曠野·行旅·回家

如果人生路就是一條回家的安息之旅，家不僅是一處地方，也不僅是一處終點站，而是上帝的臨在和同住。

簡樸童心

一顆平穩安靜的心，就好像斷過奶的孩子的一顆童心，也是一顆不狂傲的心。

傷逝·尋愛·情聚

密陽下的陰霾，人生際遇中的一切順境逆境，仍是我們窮一生也不能參透的祕密。

坐忘·放下·逍遙

原來忘記可以是通往專注的路徑，忘記本身不是目的，忘記乃是為了專注。

禪意·靜致

如果上帝的言說成爲了創造萬物的工作，上帝的靜默則保育著萬物要歸回安息的本性。

安息·終成·自由

如果上帝透過放下工作而得享安息的自由，則我們也應該以同樣的存在方式去獲得自由。

信仰與生活 / 安息神學

Cat. No. LP922

ISBN 978-962-457-378-7



9 789624 573787

HK\$83

## 人生作息之旅： 出埃及記十六章至十七章7節

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樣式造人之後，馬上給人的第一個召命不是別的，正是管理大地的工作（參創1-26）。而且上帝更將這工作的召命，跟人有上帝形象樣式這本然的人性連上關係，如此的人性（存有）才能實現如此的工作（行動），如此的工作就能表彰如此的人性。換言之，按照上帝創世的心意，人的工作絕對不是苦差，工作也不是為了餬口和生計，更不可能是破壞大地和扭曲人性的活動。相反，工作是上帝賦與人的恩賜，是上帝給人神聖的使命，是成全人性的行動，是上帝透過人對被造世界的祝福，也是上帝和整體受造世界和諧關係的實現。

只是亞當犯罪之後，大地因他的緣故受咒詛，神聖的工作最終變成一生勞碌的苦差，祝福變成咒詛，需要汗流滿面辛勞工作才得餬口，工作因為人的犯罪而變質，人性的扭曲也帶來工作意義的扭曲，工作變成奴役人與壓制人的工具。以

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做苦工，被埃及人欺壓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於他們無法忍受苦工的壓迫，就歎息哀求，於是上帝差派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從工作的奴役中釋放出來，出埃及，入迦南。

雖然昔日在埃及為奴做苦工受人欺壓，但在非人性化的轄制和壓迫底下，反而逼出高的生產力；何況辛勞之後，至少也換來「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的「報酬」。歸根究柢，人生最重要的目標，豈不是為了最基本的生存和肉身慾望的滿足麼？如今來到這物質缺乏的荒野路上，固然沒有天天新款的美味佳餚可供享用，甚至可能連最基本的物質需要（食物和水）也成問題，想到這裏，以色列人便怨聲載道，繼而表示甘願走回頭路返回埃及享受肉鍋；他們寧願接受工作的奴役，以人性自由作為換取物質享受的代價，也不想餓死荒野。

上帝卻沒有因為以色列人的愚昧無知而袖手旁觀，祂反而藉此機會要給他們屬靈的操練；值得留意的是，上帝並不認為只有靈修、祈禱、讀經、默想才能操練靈性，其實日常的生活作息皆可成為屬靈生命的操練。一方面上帝按時將糧食（嗎哪和鵝鶉）從天降下來賜給他們，解決他們生存的問題，滿足他們肉身的慾望和需要；另一方面，固然嗎哪和鵝鶉全是上帝供應的恩典，是從天而降的禮

物，不過祂又不想人只懂不勞而獲，於是要求他們每天要出外收取每天的食物，並且要烤要煮，這些就是以色列人四十年來的日常工作。

上帝從來沒有否定人的物質需要和慾望，不過人的慾望實在無窮，正如今天的消費主義，就是要以不斷燃起人的慾望為目標。但過度的縱慾，只會令人愈來愈以自我為中心而忘掉他人的需要，甚至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係，就好像以色列人的埋怨和爭鬧一樣。於是，上帝以定量的工作成果和定時的工作模式來操練以色列人的屬靈生命。上帝規定第一至第五天，每人每天只可收取一俄梅珥定量的食物，第六天可收取雙倍分量，預留作安息日之用；此外，上帝每天供應的食物並非天天新款，卻是十年如一日單調乏味的嗎哪和鵪鶉。然而，上述的安排和規定，歸根究柢都是要「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出十六）屬靈操練最終的目標，離不開順服上帝及遵行上帝的命令，物質的需要和慾望絕不能高過上帝的說話，人跟自身慾望的關係更不應取代人跟上帝的關係。在現代社會充滿慾望的消費生活裏，我們實在需要退到曠野實踐簡樸的生活，學習放下自我、順服上帝、依賴他人。

在現代社會充滿慾望的消費生活裏，我們實在需要退到曠野實踐簡樸的生活，學習放下自我、順服上帝、依賴他人。

同時，在曠野的安息日操練裏，上帝規定每天的早上收嗎哪，晚上收鵪鶉，

安息日則不可工作。上帝如此安排，無非要操練以色列人學習以大自然運行的時序來管理人的作息，正如農耕社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而並非好像現代人那樣反過來支配時間，日夜顛倒地作息。上帝無非要人享受配合大自然運行而生的生活節奏感。

每逢讀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這段故事的時候，不少人總是將重點放在那流奶與蜜的應許地上，迦南被視為朝聖者夢寐以求的朝聖目的地，如此的閱讀和詮釋，無疑含有較重目標導向的味道。不但如此，現代人的時間觀令我們很急功近利，以致更關心的是如何走捷徑達到目標。然而，上帝似乎並不認為目標比過程重要，如果祂僅以目標導向來行事，祂就應該選擇最快能達到目標的途徑。事實上，祂本來可以帶領以色列人走捷徑直入迦南，但這位拯救的主偏偏要將以色列人帶到曠野，讓他們在曠野經歷長達四十年漂流生活之旅。曠野只是旅人經過或暫時停留的地方，看來既不是目的地，也不是可供安身立命的家鄉。然而，在聖經的記載中，曠野往往具有相當重要的屬靈意義，它既是人與撒旦交戰和面對試探的荒野，同時亦是與上帝相遇及親近上帝的綠洲。總而言之，就是操練屬靈生命的地方。不過這次的曠野操練，卻以漫長行旅的方式進行，四處漂流是他們生

活的核心，「移動」或「流徙」，長期成為以色列人存在的方式，也長期地塑造他們的人格特徵和屬靈生命。

在曠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固然並非生活於講求速度的現代「時空壓縮」的世界，對他們的存在來說，時間的長度和空間的距離是絕對有意義的，他們日復日、月復月、年復年慢慢地、在廣闊的荒漠空間內移動，他們流動的速度極端緩慢，完全欠缺現代社會在時間高速公路上任意奔馳的快感。四十年可能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半生的光陰，更何況對摩西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來說，幾乎下半生就花在漫長的流徙歲月中，縱使沿途風光明媚，處處佈滿旅遊的觀光景點，但四十年來日日如是，不可能再有任何新奇的事物可以滿足感官的慾望，無疑他們的旅程是單調乏味和沉悶的。在曠馳日久之下，他們在心理上也會覺得這樣的流動好像原地踏步，漫無目的，甚至最終發現，原來「緩慢的流動」過程，就是他們一輩子最後的「成就」，也是他們出埃及最終的「目的」。也許以色列人心裏會埋怨上帝把他們放逐於荒野，也許他們逐漸會將自己看為無所事事、無家可歸、遭人遺棄的孤獨流浪漢。

然而，上帝豈不是正要用這種「反常」的方式操練以色列人及我們的屬靈

生命麼？我們的人性通常會抗拒流浪，以致我們大多數人（尤其現代人）都缺乏流浪者的性格。上帝卻要操練我們成為與祂同行的流浪者：接受平凡，歸回平淡，體會簡單就是美；安於不事生產、無所事事，停止單以生產能力作為衡量人的價值標準；放下凡事都以功利和效益來計算的心態，甘於漫無目的，經歷和玩味人生過程中的種種際遇；學習四處為家，只要經歷上帝的同在，能安息於上帝懷中，則四處皆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園，迦南也好、曠野也好，處處是吾家，「家」不再僅是空間性、更是關係性的觀念；享受在時間中的緩慢，停止操控時間來配合自己急促的步伐，卻讓生命憩息於時間中被時間管理，欣賞時序變化帶來生命躍動的節奏美感，只有工作狂的人才會分秒必爭，流浪者通常不會趕時間，只會在街頭漫步閑逛；接受孤獨，經驗獨處，既能做到遺世獨立，又能以上帝最終不離不棄的愛來溶化人世間的冷漠無情，出入自如，遊戲人間。

總括而言，作息的人生旅程，說明工作與安息形影不離，工作最後要在安息中完成。如果工作代表不斷爭取、抓住及擁有更多，安息就是要操練捨棄和放手；如果工作代表重視個人的能力、成就和業績，安息就是要操練看重上帝的能力、成就和恩典；如果工作代表與別人競爭、妒忌、不和、埋怨，安息就是要操

練放下自我、謙卑順服、以他者為中心。上帝在曠野用了四十年時間，透過守安息日的操練來訓練以色列人，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真正地出埃及，真正能從工作的奴役中得解放，心靈得更新，得以享受真正的自由。